



(日) 青崎有吾 著  
丁灵 译

敲响  
密室之门

ノツキンオ  
ン・ロツク  
ドドア

Aosaki Yogo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 敲响密室之门

(日) 青崎有吾 著

丁灵 译

KNOCKIN' ON LOCKED DOOR

Copyright © Yugo Aosaki 2016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6 by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OKUMA SHOTEN PUBLISHING CO.,LTD.

中文简体版由北京大恒天和翻译服务有限公司授权新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使用。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敲响密室之门 / (日) 青崎有吾著; 丁灵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33-1298-1

I. ①敲… II. ①青…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40085号



## 敲响密室之门

(日) 青崎有吾 著 丁灵 译

选题策划: 阮航 

责任编辑: 王怡

特约编辑: 王萌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冷暖儿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本: 910mm×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95千字

版次: 2017年4月第一版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298-1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阅读之前 没有真相

午夜文库——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     |           |
|-----|-----------|
| 1   | 敲响密室之门    |
| 35  | 头发变短的尸体   |
| 73  | 回旋转盘W!    |
| 111 | 廉价诡计      |
| 147 | 所谓的“雪地密室” |
| 179 | 十元硬币太少了   |
| 211 | 无限接近精确的毒杀 |

敲响密室之门——





# 1

我们住处（兼侦探事务所）的大门口没有安装电话门禁，也没有设置迎宾器、门铃、门环这类东西。

因此，访客们就必须用手来敲门。

当初我的搭档提出这个意见时，我是坚决反对的。采用这么老套的办法，会使本该造访的客人数量减少，而且非常不方便。但在开业四年后，就目前情况来看，虽然很不甘心，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方法令人拍案叫绝。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基本就能通过敲门的方式推测出门外站着什么样的客人。如果来人用一副习以为常的态度“当当当”地敲门，就是附近的太太拿着传阅板<sup>①</sup>来了。如果是

---

<sup>①</sup>日本社区间传递一些通知和文件时使用的板子，上面夹有联络文件等，各户按顺序传递阅读，阅读完毕后签名或盖章，然后传给下一家。

比较钝的“咚咚咚”声，像是用胳膊肘敲门似的，那就是两手抱着纸箱的快递员。要是每隔三十秒敲四下，敲得中规中矩，就是老练的推销员，这可得格外留神。再就是“咣咣咣咣”，这种像巨浪一般席卷门扉的声音，肯定是住在隔壁屋的房东，是来催缴房租的，这就更需要戒备了。

那么，今天响起的敲门声……

笃……笃、笃。

“是第一次来我们这儿吧。”

我嘀咕道，目光并没有从报纸的社论栏目上移开。

“找不着门铃也找不着门环，估计在怀疑是不是敲错门了。”

“来了来了。”二楼应声连连，声音源于给我们打工的一个小女生。然而敲门声并没有停歇。

笃、笃、笃笃笃。

“敲得还真久啊，这么慌张。”

我的搭档说道。他此时懒洋洋地躺着，脸上盖着一本电影杂志。原来他没在睡午觉啊……

“好像遇上了什么紧急情况？”

“敲门声挺轻的。”我说，“或许是位女性。”

“上了年纪的女人。”

“怎么这么说？”

“都答应了还一个劲儿敲门，耳朵肯定有点背。”

“那……总结一下。”我合上报纸，“第一次来我们这儿，相当慌张，遇上了紧急状况，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也就是说？”

“是委托人。”

得出结论的同时，我们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我们互相争抢墙上镜子的使用权。我的搭档十分焦躁，拼命整理着自己的自来卷，而我则蹭的一下系好松松垮垮的藏蓝色领带，这个……领带夹放哪儿了？有了，在铁路模型的车站上边。

为什么会放在这种地方……

“倒理，收拾一下屋子，再把空调打开。”

我伸手关上像苍蝇一样嗡嗡叫个不停的电风扇，从起居室赶到走廊，正好撞见药子从楼上下来。

“药子，我来开门吧，你去准备点喝的好吗？”

药子又连声应着“好好”，满面笑容地去了厨房。围裙后背处摇曳的花结和百褶裙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种危险气息。放暑假怎么还一身制服啊，难道说穿正装来打工是她个人对这份职业的独到见解？要是这样，她这做的可就是无用功了。

笃笃笃笃——敲门声还在继续。

我最后调整了一下眼镜的角度，然后打开了门。

站在门外的无疑是一位慌慌张张，刚迈入老年的女性。高雅的发型与穿着，纤瘦但不至体弱多病的身材，比起阿姨，更适合用女士来称呼她。

“您有什么事？”

“请问，这里是敲响……这个……”

“这里是侦探事务所‘敲响密室之门’，您没找错。”

回答她时，一股熟悉的羞耻感掠过我的心头，希望她别搞错，

给事务所起了这种奇葩名字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搭档。

“您有委托是吧？请详细说说看，来，里面请。”

不能放过久违的顾客。我着急忙慌地把她请进屋，带到会客室兼起居室。

搭档那边也迅速把屋里收拾好了。背景是宽敞的落地窗，充满古典气息的西式房间里摆放着红棕色的家具。地板上的铁路模型、挂在墙壁上的飞镖靶、餐柜上的万年钟（当然是假的）都恰到好处地为这里增添了几分童趣。脏污散乱的杂志、书籍、吃剩下的脆米饼、喝空了的饮料瓶都已无影无踪，想必全被赶到沙发后面去了。

我的搭档沉着地坐在客人对面，把脚搭到桌上。正处盛夏，他却身穿一件七分袖的高领毛衣，指间拨弄着光泽闪耀且微微卷曲的发丝。他要是个金发欧美人，倒可以称得上有天使般的风情，可这家伙的头发和眼睛偏偏是纯黑的，眼神也十分锐利，这使他看起来与其说是天使，不如说是恶魔。

“果然是上了年纪的女人！”恶魔高兴地说道，“冰雨你看，不出我所料吧？”

“别高兴，别嚷嚷，别把脚搭在桌子上。”

我轻轻往旁边推了一下搭档的头，在他的左侧坐了下来。

“别这么生气嘛，华生。”

“我不是华生，再说你也不是福尔摩斯啊！”

“来，还请用些粗茶。”

药子拿来了大麦茶，她在桌子上摆上了三只清爽的玻璃杯，

道了句“请慢用”就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开了。目送着身穿围裙的女高中生，女士的眼神很复杂，似乎开始后悔，自己怎么来了一家如此奇怪的事务所。

“请坐。”为了挽回信誉，我赶紧面带微笑切入正题，“那么，今天您到底有何贵干？”

委托人坐在对面的沙发上，眼神游移不定，结结巴巴开了口。

“那，那个，今天我们家出了事……我丈夫死了。我发现以后，就赶紧叫了警察，可是才搜了一小会儿，除了警部补<sup>①</sup>以外的其他人就都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查了查我丈夫的笔记，找到了一个叫神保的人的电话号码。”

“喔，神保啊。”

神保是个中介。只要有谁需要雇侦探，一联系他，他就会针对案件的性质，把案件分配给能够解决的侦探——或者说是接不到活儿，闲得长草的侦探。

“然后我打了那个号码，他就介绍给我这家事务所。说是这里有才华横溢的侦探，能够帮到我……”

她越说声音越小，看向我和我旁边的搭档。

“请问哪位是侦探？”

“不好意思，我们两位都是。”

“我是御殿场倒理，手法专家。”

---

<sup>①</sup>警部补为日本警察等级之一，位居警部之下、巡查部长之上。警部补通常为警察署的系长、警察本部的系主任、系长、派出所的所长等职位，负责担任警察实务与现场监督的工作。

“我是片无冰雨，动机专家。”

虽说轮流做了自我介绍，女士好像还不能完全理解。

“手法……动机？”

“指我们各自所擅长的领域。”我的搭档倒理回答道，“我们根据案情决定谁来负责。”

没错。我们两个都是侦探，但在思路（或者说是嗜好）方面却有着微妙的偏差。倒理擅长解析手法，我则擅长寻找作案动机。反过来说，除了这些以外，其他的我们一窍不通。所以无奈之下，我们只好用互补的形式来合作从事侦探工作。事务所的招牌上没有写着帅气的“片无冰雨侦探事务所”，也主要是这方面的原因。

“那么，你家发生的属于哪种案件？”

倒理用麦茶润了润喉咙，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探出了身子，像要从气势上压倒对方一样。玻璃杯里的冰块“咔嚓”一响。

“是手法，还是动机？”

与倒理的气势正相反，女士在倒理的注视下缩起脖子，回答道：

“要说是哪种……两种都算吧。”

## 2

委托人名叫霞蛾水江。

她丈夫的名字是霞蛾英夫，职业是画家，画了很多以蓝色为基调的风景画，因此出名，又名“天空的作家”。据说他把自家带天窗的小阁楼改装成了画室，在其中安静地致力于创作……起码直到昨天为止。

今天上午九点左右，人们察觉到了凶案的发生。水江在餐厅和二十岁的独子一起吃早餐。儿子名叫龙也，美术大学学生，志向是跟父亲一样当画家。但是今天早上，关键的一家之主没有出现在餐桌上。

“我爸一直待在阁楼里吗？”

“从昨晚就没下来过，工作好像进入到关键部分了。”

“这样啊，我还想管他借画具呢，打扰到他就不好了。”

据说霞蛾通宵窝在画室是司空见惯的事，所以两人都完全没有在意，继续着诸如此类的话题。

此时，家里来了一个叫三越的男画商，有事要跟霞蛾商谈。这个点儿离上班时间还早得很，不过据说他跟霞蛾打小时候起就是好朋友，跟水江他们也熟得仿佛一家人似的，不需要多余的客套，因此在这种时间来访也是常有的事。

“早呀，龙也。夫人好，老师在哪个房间？画室？噢？我们约了这个时间啊……”

“他差不多也该饿了，是时候下来吃饭了。正好，能帮我去叫一下他吗？”

水江说着，儿子也站起来表示“我想去借一下画具”。于是三越就跟龙也一起去了二楼，爬上走廊尽头狭窄的楼梯，再走向尽头的小房间。然而，问题来了。

到了门前，三越首先喊了声“霞蛾老师”，并没有人回应。他又伸手抓住门把手想拉开门，但也以失败告终。门上着锁。

画室门的内侧装有一把简易的锁，是厕所门上常装的那种，需要旋转门闩后，将门闩插入凹槽里，这种结构只有在屋内才能上锁。

但据说霞蛾讨厌锁门，很少用到这把锁。

三越觉得很可疑，就试着用力敲了两下门。门内仍然没有回应，这次换龙也站到房门前，口中喊着“爸爸”，试图开门，却仍旧没有打开。

“我爸他会不会睡着了啊。”



“可是咱们叫了这么多声，他居然都没有反应……”

也有可能已经倒在里面了。不祥的预感迎面袭来，两人对视。

没过多久，龙也提出想尝试从外面开锁。

“能开得了吗？”

“我觉得应该行。能帮我跟我妈要把薄点的尺子来吗？”

画商回到了起居室，跟水江说明了情况，让她找找有没有合适的工具，随后找到了一把长三十厘米的铝制薄尺。画商拿着尺子，跟水江又去了画室。

龙也在门前不停喊着“爸爸！爸爸”，门内却没有半句回应。他从三越那里接过尺子，把尺子插进门与门框之间不足一毫米的空隙中，喇地往上抬了一下，门闩被推了上去，锁也随之打开。

“打开了！”

龙也马上拉开门，三人一起挤进房间——正面迎接他们的是一具尸体。

据称，霞蛾英夫的背上插着一把小刀，面朝下趴在房间的正中央，画架和画布也倒在一旁，似乎是在作画过程中遇害的。

就警方搜查结果来看，凶器上和其他地方的指纹都被擦得一干二净。预计死亡时间是在凌晨一点。一楼窗户上安有纱窗，由窗户可以看出曾有人入侵过屋内的痕迹，但因为案件发生在深夜，此时水江和龙也都在自己房内安睡，所以没有注意到异常（顺带一提，由三越的证言可知，该时间段他也在东京市内的自己家中睡觉，据说他是单身）。

画室的天窗是封死的，除了门以外，现场没有任何出入的地